

老莫 著

# 股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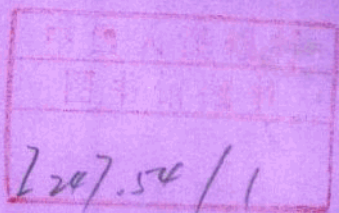
作者声明：

如果本书揭破了股市玄奥的不传之秘，震穿了股界家们的遮天大网，能叫他们巧舌；如果广大股民因此而识破骗局，放弃贪婪，以小博大，战胜庄家，也系阴差阳错，非作者有意与股界家及庄家为敌也，敬祈体恤。

百花文艺  
出版社

# 股神

老莫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 股 神

---

作 者 · 老 莫

---

出版 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电话：(022) 27312757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经 销 · 新华书店

---

印 刷 · 河北省三河宏达印刷厂

---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4 印张 16 $\frac{3}{8}$  字数 367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

ISBN 7-5306-2776-7/I · 2483 定价：23.00 元

# 一把好刀

——自序

新兴的中国证券市场自成立以来无时无刻不在以其独特的投机性挑战着西方经典的测市方法，不论我们承认与否，人为地制造波段行情，人为地拉动板块概念，人为地操纵个股机会几乎无日无之。可以说如果想在中国的证券市场里站稳脚跟，仅仅有基本分析，财务分析，技术分析以及一切文明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这十来年的股市经验深刻地证明了一个千真万确的结论：唯有能同时掌握内幕控制市场的人才是最后的大赢家。这些赢家就是人们常常说起的庄家。

然而什么是庄家，谁是庄家，庄家如何做庄，如何战胜庄家？

凡此种种我们却是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做的人讳莫如深，旁的人无从得知，真正主宰中国股市投机行情的决定力量就这样像雾像雨又像风，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左右着三千万中小股民的利益，他们很可能就在你我的中间，可惜我们却是相见不相识，然而我们的钱袋却依旧时时刻刻都可能被他们夺走，我们的智慧曾经正在必将再一再二地遭到他们亵渎。

关于中国股市，各种资讯媒体把什么都说到了，独独对这至为关键的一点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这既是这个社会的误区，也

是我们自己的悲哀。多少次我们都于无意中成了庄家的牺牲品，可我们却从未想到问个究竟，只是无止无休地进行着披肝沥胆的自我批评。难道我们是天生就该蒙在鼓里的吗？难道我们注定要永远地被操纵吗？难道我们就不能撕开他们的画皮，亮出他们的嘴脸并且最终战胜他们吗？

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全方位地回答凡此种种疑问。

作为一名在证券业摸爬滚打多年的业者，我试着在这里以其自己所见所闻道出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揭开股评界和证券市场的内幕。看了这本书也许你未必能马上战胜鱼肉你的机构，但至少可以让你不再入了他们的圈套而不自知。

本书的人物与故事均属虚构，但精神却是真实的。作贼心虚的人看了或者会脸红心跳，受骗上当的人看了可能会豁然大悟，也或者会有原本受害的人学习书中的方法回头再去害别人，那是您之过，非老莫之过。好像卖菜刀的王麻子，本人只负责做出一把好刀，至于后来，成了匪人抢劫的凶器我不担其罪，成了志士革命的武器我不贪其功。

一把好刀而已。

一九九八年四月七日  
改于深圳园岭



## 老莫简介：

1969年12月生于黑龙江省呼兰河边一平原乡村，1986年入南开大学学习，1990年开始先后在哈尔滨、海南岛、广州、深圳等地作流浪记者、自由撰稿人、机构操盘手；现居深圳，任某集团公司内刊主编、兼多家媒体专栏作者。《股神》是老莫长篇处女作，另有《股王》、《股煞》正在操作中，合成老莫股市三部曲；同时还有老莫的人生感悟随笔集《存在的理由》、老莫股市实战内功心法《股事悟语》以及反思商业文明的呕血之作《经济人批判》也将于近期推出。



8 9500 25

## 第一章

厉无咎是本城三百万股民的灵魂，也就是说本城有三百万人连续五天失去了灵魂。

在这个城市里我可能是唯一能理解厉无咎的人，把禅宗与易经的心法用之于预测股市，需要同时对这三个方面都很清楚，这样的人实在不多。

其时两个人早已互相倾倒，赵修齐以其本业行尊的身份，林琳以其天生丽质的姿色，有时倒在这里的沙发上，有时倒在宾馆的席梦思上。

厉无咎、刘教授与黄博士共同组成了我们市场版的三驾马车，带着我们市场版以及整个报社驶入了争夺市场的快车道。

### 1

等我从老家被匆匆忙忙地召回报社时，厉无咎已经失踪五天了。

厉无咎是本城三百万股民的灵魂，也就是说本城有三百万

人连续五天失去了灵魂。

本报的后来居上与厉无咎的崛起是相辅相承的。

反过来说厉无咎的成功是依托于本报也成，但到后来，本报对厉无咎的依赖似乎更大一些。

像所有打工者一样，厉无咎没有亲人没有家在这个移民的城市。

比别人更惨的是他还没有工作单位，甚至也没有什么朋友，如果要求标准不是很严格的话，也许我可以算作是他最好的朋友了。

因为厉无咎是我一手挖掘培养起来的，之后的岁月他就一直与我保持着半公半私的联系。

此外便再也没有谁听说他有什么朋友，哪怕是一般性的酒肉朋友。

他内向得近乎孤癖的性格既成就了他的预测天才也使得他远离了这个社会。

所以，厉无咎的失踪在这个城市里其实就像是阳光下破裂的一个水泡，没有一点声音甚至没有一点涟漪，更无法在别人的心里泛起一丝波澜。

但我的归来以及本报的介入，却使得厉无咎的命运成了大事件。

首先是股民关切，但我知道他们的本意并不在于厉无咎的安危而是他们自己在未来的炒作中失去了一个指南。

我一向觉得这种群体无意识的关心是算不得数的。哪天有一个更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人，他们便会对那新人三呼万岁，哪里还会记得你当初为他们所做的努力呢？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以后，每个人其实都是经济动物。



所以，从入行的那天开始，如今已经七年多了，我的心态早就修炼得冷静近乎冷酷了，对于读者的好评我越来越以为没有什么好激动的。干这一行就不会有成功的一天，只有一天的成功。仅此而已。你再激动起来还有什么意思？只能表明自己涉世不深，太过幼稚了。

但不管怎么说，读者还是群情激奋，吵闹着向报社要人，甚至有人带头公开在报社的门口焚烧我们这张刚刚打开局面的《股市早报》。

“没有厉无咎我们还订你的报纸有什么用？”

“连厉无咎的文章都不登了，你们报纸办得还有什么意思？”

“你们也太过势利小人了，厉无咎给你们报社带来了那么大的影响，你们现如今却过河拆桥，居然要封杀，你们能找出比厉无咎预测得更准的股评家吗？”

“没有厉无咎我就不信还有人会在你们报纸上登广告。”

老板终于沉不住气了，赏给我的一个月的假期不得不临时中止。

“老龙，这回可得对不住你了，快点回来救火，拿不出厉无咎我们的报社可能就要完蛋了，可是没有你，我们到哪里去找厉无咎？股民都快要把我吃了，快点回来，救救报社也帮帮老哥吧。”

我年不及而立，老板却已望耳顺之年，竟然还破天荒地称呼我老龙，唉！

人大约都是这样的吧，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不过，我很清楚这是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不用老总来求我也是责无旁贷。

我对老板谈不上好感但也谈不上恶感，就像他对我一样，不冷不热的，但事到临头，还是对事不对人的好，这是我一贯的原

则；就像老板喜欢对人不对事一样。

## 2

我星夜兼程从东北的乡下赶回到特区时已是华灯初上，连宿舍都没有回便大包小包地冲进了我的办公室，一派斯文扫地。

我们的市场部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我的副手林琳正在指手划脚，可我的那几个弟兄本来就不拿她当回事，更何况这时候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其实就连林琳自己面对这种局面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在说些什么。只是不停地用涂了银色指甲油的素手去扶起推上又掉下的那绺波浪起伏的刘海，一如她的心絮。

我刚走的时候她表现出来的神气荡然无存。

当老板赵修齐通知我可以休假一个月的时候，林琳立刻迫不及待表现出取而代之的神气。仿佛她已控制局面，一统江山。

我闯进办公室的时候三把手李丽也在我们那里，还有二把手田丰，整个就一个报社领导现场办公。

公司部主任王立新，新闻部负责人、我的老同学解复，总编室主任、原来的市场部负责人周兵也都围在我们部门的那一段矮墙周围，探了身子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又好像一个编委扩大会议。

看来事态的确有些严重，要不然不会这样意味深长地放我走了，又十万火急地把我召回。

众弟兄七手八脚帮我放下枷锁一样的行李，如释重负。

林琳还非常细心地拿来一张纸巾替我擦额头上细密的汗

珠，好像我刚与她共过一个美妙的时刻。

我一把接过来她手中的纸巾，自己三下两下擦过。好在大家都心有所属，没人太在意。

不知这位平时恃宠而娇的报社社花今日为何前倨而后恭，在以前是连正眼都不瞧我的。

“先别着急，尝尝我们家乡的土特产。”

李总夸张地按住我要打开行李的手，“都什么时候了？我们都快成特产了。”

田丰一向不多言语，但一开口却自有一番威严。

他说话的声音向来不高，节奏又相当慢，甚至让听的人感到着急，但你却必须听下去，等你听完了，你会发现不虚此听。

“龙主任刚回来，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在你走了三天以后，厉无咎就没了影。稿子，破例没有按时传过来；呼他，没回。当时以为也转会了，给其他几个报社打电话，都说没有联系过。在目前这种市道里，他的禅易功刚刚得到检验，不可能离开股市。所以我们断定他可能出事了。他不是我们在编的人员，但也可以算是我们的一个员工了，所以就报了案。现在警察就在老板的办公室调查。”

李丽说：“当时我们就不主张报案，现在惹来这么多麻烦。”

田丰停了话头，扶了一下眼镜，不认识似地打量着李丽，直到她及时地收了声。

“我们再说现在的问题，印刷厂等我们的版，电脑房就差我们市场部的版样不能做版，而我们市场部的版样主要是差厉无咎投资手记的那篇专栏。”

我明知故问，“用别人一篇股评顶一下不就成了，比如周主任再约几个大手，还不是易如反掌？或者林小姐那么敏捷的才

思,还不是倚马可待?”

我知道自己的小人心态,得理不饶人。

怎么能怪到我呢?工作刚刚有点起色,就想过河拆桥,放我的大假,谁让你们那么黑心了?

李丽就说:“你快别耍小孩子脾气了,有什么意见咱们回头再说,现在解决问题。”

“问题在于我们接到了一封恐吓信,”田丰接着刚才的话头,“如果明天没有厉无咎的消息,信中说:我们股民间联合会将把全体报贩子的报纸买断,在大剧院广场举行焚报大会,让你们的报纸一张也发不出,让你们的广告客户都打到你们的门上。”

目前正是炒业绩浪的时候,如果更多的股民读不到我们的报纸,我们的形象将彻底砸锅。

我们报纸是自办发行的,主要以零售为主,那销量势必飞流直下;而如果报纸不能及时地送到每一位订户手中,那么,每天几十万近百万元的上市公司年度报表广告费就会流到《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报》那些有背景的大报手里,甚至连雷鸣豫那份民营的《财经周刊》都可以从我们手中分一杯羹。

我们辛苦一年期盼的这个黄金收获期可能就会因为厉无咎的失踪而全部泡汤。

那就意味着我们刚刚打开的局面可能又将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 3

我们这份报纸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制报纸,属华夏公司,而该

公司控股单位就是有私人背景的南洋华氏集团。

南洋华氏现总裁华尔实是东南亚一带著名的青年才俊。其父华老全是南洋华侨出身，解放前曾经参与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外报《南华早报》的编辑工作。

后来，抗战一起，华老全辗转东南亚一带开始创立家族企业，专事新闻行业。

到华尔实出世的时候，华氏集团已是亚洲有名的“纸老虎”。

等到华尔实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传播系深造时，华氏的产品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几乎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报纸。海外华人读到的华文报纸每三份就有一份是出自他们集团。

其财富已开始用百亿元来计算。

华尔实毕业之后，名正言顺地继承家族产业。

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中国的形势与老父离开时相比已是天翻地覆。

华尔实遂起意完成其老父心愿，投资祖国传播事业。

出于统战以及招商的考虑，政府有关部门特批，破例允许他们对非官方背景的专业传媒投资，开外资进入中国传播业之先河。

前提是自负盈亏，商业运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不许干预政治以及政府决策。

于是，南洋华氏与特区文化局下属的文化公司联合注册了华夏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文化传播事业。

华氏绝对控股占 70% 的股份，其余股份由国内几家分占。

5000 万注册资本基本上都由华氏独立承担，另外几家均有政府背景，出的是无形资产。

《股市早报》是华夏合资公司的第一个项目也是目前唯一的

一个产品。

在九七之前、对外政策没有明朗、文化市场尚未全部放开的情况下他们还不准备投入太多物力精力。

特区文化局推荐新闻处处长赵修齐出任该报总编辑。

材料报给华尔实的时候，这位年轻的企业家只扫了两眼，便批了可以试用四个字。

但口头却对华夏公司副总、文化局副局长周金水说：“我尊重你们的意见，但对其人持保留态度。记住转告这位赵先生，我们要办一份能赚钱的报纸而不是四平八稳的党报。试用一年看看。”

周副局长如逢大赦，立即回到自己办公室里，向这位曾于插队时期关照过自己的插友报恩报喜。

## 4

这些都不过就是一二零两个月前的事情，赵修齐便是在那时交了这趟狗屎运。

由一个无所事事的新闻处长，一举成为中国新闻改革的先锋，舆论一时为之哗然，赵修齐因之风头出尽。

这一年里赵修齐大概真正明白什么叫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

好在他是个聪明人，以无用为大用，把田丰，解复，我，还有另外几个业务骨干紧紧拉拢住，没用多久就每个人都封了一个没有多少含金量的业务官。

当然，他也不会亏待自己的亲信诸如李丽副总。田丰是名义上的二把手，业务上的一把手，李丽是三把手，但掌管人事后勤

若干实权，只是她自己以不肯荒废业务为名，也要在新闻部插上一腿，其用意不言自明，她成了实际上的二号人物。

田丰性格上更多的是书生意气，淡泊的胸襟时有可见，也由得李丽跳上跳下。

而事实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不是一号人物，二号与三号其实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

广告与发行这一块由赵修齐亲自挂帅。

这一年应该说是紧张而刺激的，在田丰的带领下，我们总算使这张报纸以其瑞士《财源》一样西化的版式与《华尔街日报》一样的内容安排，而给中国的传播业带来耳目一新之感，同时又因为信息量大，内容新鲜，视角独特，而在强手如林的同业中争取到了一席之地，特别是厉无咎股市禅易功的专栏的推出，使我们得以后来居上，甚至影响与销量都一举超过已有三年历史的得利集团主办的《财经周刊》。

正月过尽，正是赵修齐上任一周年。

算总帐其实是没亏也没赚，广告收入刚好抵过印刷成本、各项财务费用以及人员开支，发行收入与发行费用打平。

考虑到当时的市场情况，赵修齐这一年下来有功劳有苦劳，至少我们的功劳都被他老实不客气地记到了自己的名下。

如果放到政府部门，这一切都是可歌可泣的，甚至也是可圈可点的。但华尔实这位洋老板会如何评价却无从得知。

大过年这几天，最是赵修齐如坐针毡的时候。换了在文化局，有如许建树，此时正是弹冠相庆的黄金季节，可现在坐了这个打工皇帝，却得静等老板下文。

赵修齐清楚，自从迈出这一步准备拿洋老板的高工资的第一天，文化局那留着自己体温的处座之位便再也坐不回去了，而

这样一把年纪，如果不能在这里站稳脚跟，那江湖路也将是步履维艰的。

等得赵修齐望穿秋水，等到一个正月的年夜饭都没品出味来，仍然没等到一个好字。

幸好也没有不好，只从周金水那里传来一句话，今年一定要增强创收能力。

周金水在第一时间里打通赵修齐的手机。其时赵修齐正在振华路上的得利二部的专户室里，享受林琳的专项服务。

林琳是这里的客户经理，专门为这位特殊客户的专户室提供服务。

其实两个人早已互相倾倒，赵修齐以其本业行尊的身份，林琳以其天生丽质的姿色，有时倒在这里的沙发上，有时倒在宾馆的席梦思上。

接到周金水的消息时，林琳正坐在赵修齐的腿上提供服务。

等于说赵修齐左手接了利好的时候，右手也揽着一匹黑马。

一轮长达月余的牛皮市就这样在一个很平板的正午很洒脱地结束了。

许多晦气与郁闷都随一声宏亮的仰天大笑一扫而光。一双眼袋深深的小眼睛更是眯得什么都照不进去了。

赵修齐的理解：华尔实是在故意玩含蓄，不予置评可能就是最大的肯定，我赵某人作为《股市早报》的开国元勋，其地位将从此固若金汤。

“我要给自己买上一千股深发展，长线投资作个纪念。”他忘不了一年前，刚上任那天买的那一千股深发展，到现在行情这么清淡都快翻一倍了，他相信这是自己的幸运符号。

他想推开勾着他脖子的林琳自己动手下单，他不愿意让别



人来染指他的幸运。

林琳却是不依，一边用光洁的额头蹭着赵总编的秃顶，一边拿了粉拳捶打着赵总突出的大肚腩，口中却是一万个不依，“哈！你有了喜事可不能丢下我。别让人家在这里伺候人了，你真的忍心？我只愿意伺候你一个。”一副娇嗔的神情，她知道赵修齐最吃这一套，还嫌不够，又香香地在赵修齐胖得快要流油的脸上亲了一口，换了一种顽皮又认真的神情，“怎么样，到你那里去吧，我想当股评家，我看在你们那市场部呆一段准能出名。”

赵修齐实在觉着不妥，一个李丽就够受的了，况且那李丽姘好还当过几天记者，可这林琳怎么能成呢？

像所有这种半推半就的游戏一样，最终自然是不答应也得答应的。

## 5

事实证明人在得意时是真的不能忘形的，特别是搞这种需要许多人共同合作的传播事业。

虽然不是离了哪一个人就玩不转，但许多时候确还真就是这样。

赵修齐高兴得太早了，他太过高地估计自己了。

为了一个小蜜而开罪如我一样的将才，他只有自食其果。

如果操之在我，我并不会那样小肚鸡肠给他来个现世报，反而是上天假手自是大命难违，所以说他是罪有应得。

看来问题比我想象的严重。我有一丝恶毒的快意。

但我不愿就此置身事外作壁上观。很矛盾。

一边听着田丰的叙述，我一边打开我抽屉的锁头。